

### 第三回

#### 领事馆铺张赛花会 半伦生演说西林春

却说薛淑云请雯青在一品香大餐，正在谈着，门外走过一人，顺斋见了立起身来，与他说话。说毕，即邀他进来。众人起身让坐，动问姓名，方晓得是姓云，字仁甫，单名一个宏字，广东人，江苏候补同知，开通阔达，吐属不凡。席间众人议论风生，都是说着西国政治艺学。雯青在旁默听，茫无把握，暗暗惭愧，想道：“我虽中个状元，自以为名满天下，哪晓得到了此地，听着许多海外学问，真是梦想没人到哩！从今看来，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，总要学些西法，识些洋务，派人总理衙门当一个差，才能够有出息哩！”想得出神，侍者送上补丁，没有看见，众人招呼他，方才觉着。匆匆吃毕，复用咖啡。侍者送上签字单，淑云签毕，众人起身道扰各散。雯青坐着马车回寓，走进寓门，见无数行李堆着一地。尚有两个好象家丁模样，打着京话，指挥众人。雯青走进帐房，取了钥匙，因问这行李的主人。帐房答道：“是京里下来，听得要出洋的，这都是随员呢。”雯青无话，回至房中，一宿无语。次早起来，要想设席回敬了淑云诸人。梳洗过后，更找拳如，约他同去。晚间在一家春请了一席大餐。自后，彼此酬酢了数日，吃了几台花酒，游了一次东洋茶社，看了两次车利尼马戏。

一日，果然领事馆开赛花会。雯青、拳如坐着马车前去，仍沿黄浦滩到汉壁礼路，就是后园门口，见门外立着巡捕四人，草地停着几十辆马车，有西人上来问讯。二人照例各输了洋一元，发给凭照一纸，迤迤进门，踏着一片绿云细草，两旁矮树交叉，转过数弯，忽见洋楼高耸，四面铁窗洞开，有多少中西人倚着眺望。楼下门口青漆铁栏杆外，复靠着数十辆自由车。走进门来，脚下法兰西的地毯，软软的足有三寸多厚。举头一望，但见高下屏山，列着无数中外名花，诡形殊态，盛着各色磁盆，列着标帜，却

因西字,不能认识。内有一花,独踞高座,花大如斗,作浅杨妃色,娇艳无比。粉须四垂如流苏,四旁绿叶,仿佛车轮大小,周围护着。四围小花,好象承欢献媚,服从那大花的样子。问着旁人,内中有一个识西字的道,是维多利亚花,以英国女皇的名字得名的。二人且看中国各花,则扬州的大红牡丹最为出色,花瓣约有十余种,余外不过兰蕙、蔷薇、玫瑰等花罢了。尚有日本的樱花,倒是酣艳风流,独占一部。走过屏山背后,看那左首,却是道螺旋的扶梯。二人移步走上,但见士女满座,或用着洋点,或用着咖啡;却见台霞、美菽也在,同着两个老者,与一个外国人谈天。见了雯青等起身让坐,各各问讯,方晓得这外国人名叫傅兰雅,一口好中国话。两位老者,一姓李,字任叔;一即徐雪岑。二人坐着,但听得远远风琴唱歌,歌声幽幽扬扬,随风吹来,使人意远。雪岑问着傅兰雅:“今天晚上有跳舞会吗?”傅兰雅道:“领事下帖请的,约一百余人,贵国人是请着上海道、制造局总办,又有杭州一位大富翁胡星岩。还有两人,说是贵国皇上钦派出洋,随着美国公使薄安臣,前往有约各国办理交涉事件的,要定香港轮船航日本,渡太平洋,先到美国。那两人一个是道员志刚,一个是郎中孙家谷。这是贵国第一次派往各国的使臣,前日才到上海,大约六月起程。”雯青听着,暗忖:怪道刚才栈房里来许多官员,说是出洋的。心里暗自羡慕。说说谈谈,天色已晚,各自散去。

流光如水,已过端阳,雯青就同着葦如结伴回苏。衣锦还乡,原是人生第一荣耀的事,家中早已挂灯结彩,鼓吹喧阗;官场鹵簿,亲朋轿马,来来往往,把一条街拥挤得似人海一般。等到雯青一到,有挨着肩攀话的,有拦着路道喜的,从未认识的故意装成热络,一向冷淡的格外要献殷勤,直将雯青当了楚霸王,团团围在垓下。好容易左冲右突,杀开一条血路,直奔上房,才算见着了老太太赵氏和夫人张氏。自然笑逐颜开,阖家欢喜。正坐定了讲些别后的事情,老家人金升进来回道:“钱老爷端敏,何老爷太真,同着常州才到的曹老爷以表,都候在外头,请老爷出去。”雯青听见曹以表和唐卿、珏斋同来,不觉喜出望外,就吩咐金升请在内书房宽坐。

原来雯青和曹以表号公坊的，是十年前患难之交，连着唐卿、珏斋，当时号称“海天四友”。

你道这个名称因何而起？当咸丰末年，庚申之变，和议新成，廷臣合请回銮的时代，要安抚人心，就有举行顺天乡试之议。那时苏、常一带，虽还在太平军掌握，正和大清死力战争，各处缙绅士族，还是流离奔避。然科名是读书人的第二生命，一听见了开考的消息，不管多垒四郊，总想及锋一试。雯青也是其中的一个，其时正避居上海，奉了赵老太太的命，进京赴试。但最为难的，是陆路固然阻梗，轮船尚未通行，只有一种洋行运货的船，名叫甲板船，可以附带载客。雯青不知道费了多少事，才定妥了一只船。上得船来，不想就遇见了唐卿、珏斋、公坊三人。谈起来，既是同乡，又是同志，少年英俊，意气相投，一路上辛苦艰难，互相扶助，自然益发亲密，就在船上订了金兰之契。后来到了京城，又合了几个朋友，结了一个文社，名叫“含英社”，专做制艺工夫，逐月按期会课。在先不过预备考试，鼓励鼓励兴会罢了。哪里晓得正当大乱之后，文风凋敝，被这几个优秀青年，各逞才华，大放光彩，忽然震动了京师。一艺甫就，四处传抄，含英社的声誉一天高似一天。公车士子人人模仿，差不多成了一时风尚。曹公坊在社中尤为杰出，他的文章和别人不同，不拿时文来做时文；拿经史百家的学问，全纳入时文里面，打破有明以来江西派和云间派的门户，独树一帜。有时朴茂峭刻，象水心陈碑；有时宏深博大，如黄冈石台。龚和甫看了，拍案叫绝道：“不想天崇、国初的风格，复见今日！”怂恿社友把社稿刊布。

从此，含英社稿不胫而走，风行天下，和柳屯田的词一般。有井水处，没个不朗诵含英社稿的课艺，没个不知曹公坊的名字。不上几年，含英社的社友个个飞黄腾达，入鸾掖，占鳌头，只剩曹公坊一人向隅，至今还是个国学生，也算文章憎命了！可是他素性淡泊，功名得失毫不在意，不忍违背寡母的期望，每逢大比年头，依然逐队赴考。这回听见雯青得意回南，晓得不久就要和唐卿、珏斋一同挈眷进京，不觉动了燕游之兴，所以特地

从常州赶来,借着替雯青贺喜为名,顺便约会同行,路上多些同伴,就先访了唐卿、珏斋一齐来看雯青。当下雯青十分高兴的出来接见,三人都给雯青致贺。雯青谦逊了几句。钱、何两人相离未久,公坊却好多年不见了,说了几句久别重逢的话,招呼大家坐下。书僮送上茶来。雯青留心细看公坊,只见他还是胖胖的身干,阔阔儿的脸盘,肤色红润,眉目清疏,年纪约莫三十来岁,并未留须,披着一件蔫旧白纱衫,罩上天青纱马褂,摇着脱翩雕翎扇,一手握着个白玉鼻烟壶,一坐下来不断的闻,鼻孔和上唇全沾染着一搭一搭的虎皮斑,微笑的向雯青道:“这回雯兄高发,不但替朋侪吐气,也是令桑梓生光!捷报传来,真令人喜而不寐!”雯青道:“公坊兄,别挖苦我了!我们四友里头,文章学问,当然要推你做龙头,弟是螭尾。不料王前卢后,适得其反;刘蕡下第,我辈登科,厚颜者还不止弟一人呢!”就回顾唐卿道:“不是弟妄下雌黄,只怕唐兄印行的《不息斋稿》,虽然风行一时,决不能望《五丁阁稿》的项背哩!”唐卿道:“当今讲制义的,除了公坊的令师潘止韵先生,还有谁能和他抗衡呢?”于是大家说得高兴,就论起制义的源流,从王荆公、苏东坡起,以至江西派的章、马、陈、艾,云间派的陈、夏、两张,一直到清朝的熊、刘、方、王,龙脊虎脊,下及咸、同墨卷。公坊道:“现在大家都喜欢骂时文,表示他是通人,做时文的叫时文鬼。其实时文也是散文的一体,何必一笔抹倒!名家稿子里,尽有说理精粹,如周、秦诸子;言情悱恻,如魏、晋小品,何让于汉策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呢!”珏斋道:“我记得道光间,梁章钜仿诗话的例,做过一部《制义丛话》,把制义的源流派别,叙述得极翔实;钱梅溪又仿《唐文粹》例,把历代的行卷房书,汇成了一百卷,名叫《经义最》,可惜不曾印行。这些人都和公坊的见解一样。”唐卿道:“制义体裁的创始,大家都说是荆公,其实是韩愈。你们不信,只把《原毁》一篇细读一下。”

一语未了,不防摹如闯了进来喊道:“你们真变了考据迷了,连敲门砖的八股,都要详征博引起来,只怕连大家议定今晚在褚爱林家公分替雯兄接风的正事倒忘怀了。”唐卿道:“啊呀,我们一见公坊,只顾讲了八股,不

是奉兄来提,简直忘记得干干净净!”雯青现出诧异的神情道:“唐兄和珏兄向不吃花酒,怎么近来也学时髦?”公坊道:“起先我也这么说,后来才知道那褚爱林不是平常应征的俗妓,不但能唱大曲,会填小令,是板桥杂记里的人物,而且妆阁上摆满了古器、古画、古砚,倒是个女赏鉴家呢!所以唐兄和珏兄,都想去看看,就发起了这一局。”珏斋道:“只有我们四个人作主人,替你洗尘,不约外客,你道何如?”雯青道:“那褚爱林不就是龚孝琪的逃妾,你在上海时和我说过,她现住在三茅阁巷的吗?”奉如点头称是。雯青道:“我一准去!那么现在先请你们在我这里吃午饭,吃完了,你们先去。我等家里的客散了,随后就来。”说着,吩咐家人,另开一桌到内书房来,让钱、何、曹、陆四人随意的吃,自己出外招呼贺客。不一会,四人吃完先走了。

这里雯青直到日落西山,才把那些蜂屯蚁聚的亲朋支使出了门,坐了一肩小轿,向三茅阁巷褚爱林家而来。一下轿,看看门口不象书寓,门上倒贴着“杭州汪公馆”五个大字的红门条。正越起着脚,早有个相帮似的掌灯候着,问明了,就把雯青领进大门,在夜色朦胧里,穿过一条弯弯曲曲的石径,两边还隐约看见些湖石砌的花坛,杂蒨了一丛丛的灌木草花,分明象个园林。石径尽处,显出一座三间两厢的平屋,此时里面正灯烛辉煌,人声嘈杂。雯青跟着那人跨进那房中堂,屋子里面高叫一声:“客来!”下首门帘揭处,有一个靓妆雅服二十来岁的女子,就是褚爱林,满面含笑的迎上来。雯青瞥眼一看,暗暗吃惊,是熟悉的面庞,只听爱林清脆的声音道:“请金大人房里坐。”那口音益发叫雯青迷惑了。雯青一面心里暗忖爱林在哪里见过,一面进了房。看那房里明窗净几,精雅绝伦,上面放一张花梨炕,炕上边挂一幅白描董双成象,并无题识,的是苑画。两边蟋曲玲珑的一堂树根椅几,中央一个紫榆云石面的百龄台,台上正陈列着许多铜器、玉件、画册等。唐卿、珏斋、公坊、奉如都围着在那里一件件的摩挲。珏斋道:“雯青,你来看看,这里的东西都不坏!这癸觚、父丁爵,是商器;方鼎籀古亦佳。”唐卿道:“就是汉器的楸豆、鸿嘉鼎,制作也是工细无匹。”

公坊道：“我倒喜欢这吴、晋、宋、梁四朝砖文拓本，多未经著录之品。”雯青约略望了一望，嘴里说道：“足见主人的法眼，也是我们的眼福。”一屁股就坐在厢房里靠窗一张影木书案前的大椅里，手里拿起一个香楠匣的叶小鸾眉纹小研在那里抚摩，眼睛却只对着褚爱林呆看。摹如笑道：“雯兄，你看主人的风度，比你烟台的旧相识如何？”爱林嫣然笑道：“陆老不要瞎说，拿我给金大人的新燕姐比，真是天比鸡矢了！金大人，对不对？”雯青顿然脸上一红，心里勃的一跳，向爱林道：“你不是傅珍珠吗？怎么会跑到苏州，叫起褚爱林来呢？”爱林道：“金大人好记性。事隔半年，我一见金大人，几乎认不真了。现在新燕姐大概是享福了？也不枉她一片苦心！”雯青忸怩道：“她到过北京一次，我那时正忙，没见她。后来她就回去，没通过音信。”爱林惊诧似的道：“金大人高中了，没讨她吗？”雯青变色道：“我们别提烟台的事，我问你怎么改名了褚爱林？怎样人家又说你在龚孝琪那里出来的呢？看着这些陈设的古董，又都是龚家的故物。”

爱林凄然的挨近雯青坐下道：“好在金大人不是外人，我老实告诉你，我的确是孝琪那里出来的，不过人家说我卷逃，那才是屈天冤枉呢！实在只为了孝琪穷得不得了，忍着痛打发我们出来各逃性命。那些古董是他送给我们的纪念品。金大人想，若是卷逃，哪里敢公然陈列呢？”雯青道：“孝琪何以一贫至此？”爱林道：“这就为孝琪的脾气古怪，所以弄到如此地步。人家看着他举动阔绰，挥金如土，只当他是豪华公子，其实是个漂泊无家的浪子！他只为学问上和老太爷闹翻了，轻易不大回家。有一个哥哥，向来音信不通。老婆儿子，他又不理，一辈子就没用过家里一个钱。一天到晚，不是打着苏白和妓女们混，就是学着蒙古唐古忒的话，和色目人去弯弓射马。用的钱，全是他好友杨墨林供应。墨林一死，幸亏又遇见了英使威妥玛，做了幕宾，又浪用了几年。近来不知为什么事，又和威妥玛翻了腔，一个钱也拿不到了，只靠卖书画古董过日子。因此，他起了个别号，叫‘半伦’，就说自己五伦都无，只爱着我。我是他的妾，只好算半个伦。谁知到现在，连半个伦都保不住呢！”说着，眼圈儿都红了。雯青道：

“他既牺牲了一切，投了威妥玛，做了汉奸，无非为的是钱。为什么又和他翻脸呢？”爱林道：“人家骂他汉奸，他是不承认。有人恭维他是革命，他也不答应。他说他的主张烧圆明园，全是替老太爷报仇。”

雯青诧异道：“他老太爷有什么仇呢？”爱林把椅子挪了一挪，和雯青耳鬓厮磨的低低说道：“我把他自己说的一段话告诉你，就明白了。那一天，就是我出来的前一个月，那时正是家徒四壁，囊无一文，他脾气越发坏了，不是捶床拍枕，就是咒天骂地。我倒听惯了，由他闹去。忽然一到晚上，溜入书房，静悄悄的一点声息都无。我倒不放心起来，独自蹑手蹑脚的走到书房门口偷听时，忽听里面拍的一声，随着咕噜了几句。停一会，又是啐拍两声，又唧啾了一回。这是做什么呢？我耐不住闯进去，只见他道貌庄严的端坐在书案上，面前摊一本青格子，歪歪斜斜写着草体字的书，书旁边供着一个已出牒的木主。他一手握了一支朱笔，一手拿了一根戒尺，正要去举起那木主，看见我进来，回着头问我道：‘你来做什么？’我笑着道：‘我在外边听见啐拍啐拍的声音，我不晓得你在做什么，原来在这里敲神主！这神主是谁的？好端端的为甚要敲他？’他说：‘这是我老太爷的神主。’我骇然道：‘老太爷的神主，怎么好打的呢？’他道：‘我的老子，不同别人的老子。我的老子，是个盗窃虚名的大人物。我虽瞧他不起，但是他的香火子孙遍地皆是，捧着他的热屁当香，学着他的丑态算媚。我现在要给他刻集子，看见里头很多不通的、欺人的、错误的，我要给他大大改削，免得贻误后学。从前他改我的文章，我挨了无数次的打。现在轮到我自己手里，一施一报，天道循环，我就请了他神主出来，遇着不通的敲一下，欺人的两下，错误的三下，也算小小报了我的宿仇。’我问道：‘儿子怎好向父亲报仇？’他笑道：‘我已给他报了大仇，开这一点子的小玩笑，他一定含笑忍受的了。’我道：‘你替老太爷报了什么仇？’他很郑重的道：‘你当我老子是好死的吗？他是被满洲人毒死在丹阳的。我老子和我犯了一样的病，喜欢和女人往来，他一生恋史里的人物，差不多上自王妃，下至乞丐，无奇不有。他做宗人府主事时候，管宗人府的便是明善主人，是个才华盖世的

名王。明善的侧福晋，叫做太清西林春，也是个艳绝人寰的才女，闺房唱和，流布人间。明善做的词，名《西山樵唱》；太清做的词，名《东海渔歌》。韵事闲情，自命赵孟頫、管仲姬，不过尔尔。我老子也是明善的座中上客，酒酣耳热，虽然许题笺十索，却无从平视一回。有一天，衙中有事，明善恰到西山，我老子跟踪前往。那日，天正下着大雪，遇见明善和太清并辔从林子里出来，太清内家装束，外披着一件大红斗篷，映着雪光，红的红，白的白，艳色娇姿，把他老人家的魂摄去了。从此日夜相思，甘为情死。但使无青鸟，客少黄衫，也只好藏之心中罢了。不想孽缘凑巧，好事飞来，忽然在逛庙的时候，彼此又遇见了。我老子见明善不在，就大胆上去说了几句蒙古话，太清也微笑的回答。临行，太清又说了明天午后东便门外茶馆一句话。我老子猜透是约会的隐语，喜出望外。次日，不问长短，就赶到东便门外，果见离城百步，有一片破败的小茶馆，他便进去，拣了个座头，喊茶博士泡了一壶茶，想在那里老等。谁知这茶博士拿茶壶来时，就低声问道：“尊驾是龚老爷吗？”我老子应了一声“是”，他就把我老子领到里间。早见有一个粗眉大眼、戴着毡笠赶车样儿的人坐在一张桌下，一见我老子就很足恭的请他坐。我老子问他：“你是谁？”他显出刁滑的神情道：“你老不用管。你先喝一点茶，再和你讲。我老子正走得口渴，本想润润喉，端起茶碗来，咽都咽都的倒了大半碗。谁知这茶不喝便罢，一到肚，不觉天旋地转的一阵头晕，碰的一声倒了。”爱林正说到这里，那边百灵台上钱唐卿忽然喊道：“难道龚定庵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给他们药死了吗？”爱林道：“不要慌，听我再说。”正是：

为振文风结文社，却教名士殉名姬。

欲知定庵性命如何，且听下文细表。